

志海钩沉

——1995版《望江县志》编纂纪实

檀 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道曙光冉冉从东方升起，睡狮醒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历史新纪元，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神州大地掀起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洪潮，万象更新，百废待举，中断二百二十余年的方志编纂事业又萌发生机。1982年底，组建了县志编纂委员会，县长朱方晖出任主修，副县长赵化民任编委会主任，王平之同志任县志办公室主任。

编修县志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是继往开来的事业，任重而道远。王主任下车伊始，便四处奔走招揽人才。经推荐与考察将我列为总编人选，1983年暑假，他风尘仆仆来到赛口中学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不敢贸然承诺，我说：“才疏学浅，难以担当如此重任。”是晚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我问老伴有什么想法，她说：“去年县政协办公室调你去，你说那是行政工作不习惯，这次机会可不能错过，不过，编修县志是一项清苦的工作，又要你当总编，责任重大……”经过反复考量，我终于作出决定：一是我已年过半百，庸庸碌碌地虚度了大半辈子年华，现在应当在艰苦的工作中去进行最后一搏，为社会作一份贡献，去诠释人生的价值；二是我老伴生长在县城，受我株连，1963年被迫走下戏剧舞台，69年又下放到农村，我应当努力帮她实现回城还乡之梦……1984年，王平之主任调县委办公室，1985年方州屏从县委宣传部调任县志办主任，又一如既往地动员我去。当时教师改行难，我仅提出一个要求：以工作需要的名义由组织部门直接调。方主任几次到教委斡旋，都以种种理由遭到拒绝。1987年6月朱方晖县长亲自出面商定，9月份我到县志办报到。

我来之前，县志办只配主任方州屏、秘书赵学华、编辑汪艺辉、编务董玉霜等四人。聘请徐远、刘道源、周治平、童国川等四位退休同志搜集人物传、名胜古迹、民俗等方面资料。9月份张竹、程旭东与我同时调到县志办，从此县志办定编7人全部到职，三名行政人员，四名编辑。四名编辑都是初入志门，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先后组织学习了《中国方志学》、《新编方志十二讲》、《新方志

的资料分类》等理论著作。到年底四名编辑开始分工负责。政治类(党派群团、人大政府政协、公安司法、民政、人事劳动、军事)由汪艺辉任责编；经济类(农业、水利、水产、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政、金融、城建、环保)由张竹任责编；文教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民俗宗教、方言)由程旭东任责编；综合类(大事记、建置区划、自然概貌、人口、围垦、人物)由总编兼任责编。

1988年全县掀起修志高潮，各部门的主修和主笔开始专业志编写。责任编辑分头深入到各部门指导和审查专业志编写。各专业志完成初稿后召开评议会，邀请新老领导和业务骨干补充和核实资料。每次评议会，县志总编和责编必须参加。到1989年底已有43部专业志召开了评议会。1990年2月，宿松县志召开评议会，其他兄弟县也已进入总纂阶段，我县还刚刚起步，形势逼人。为了急起直追，改变落后状态，我们开创性的采取以下几种尝试：

一、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时期望江第一代新方志编纂质量，提出“立足当代，突出特色，尊重事实，追求求真”为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贯彻修志始终。

二、修订县志篇目，突出两大特色，即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如经济类：望江古称泽国水乡，前有长江，后有皖河，境内河湖交错，围垦历史悠久，全县百分之七十耕地是围垦的，有大小圩口222座；望江又称鱼米之乡，有91种鱼类，所以破格设围垦篇、水产篇，以彰显望江地方特色。政治类的党派群团篇设党的重大活动纪要，列述新中国建立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从镇压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以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色。政府篇设政务综述。

三、编写浓缩篇。这是望江首创，一般的编纂方法是各部门专业志完成后交县志办责编撰成县志分志稿。望江全县有63部专业志，平均一部10万字就有600多万字，如果那样做，需要4名编辑必将淹没在志稿海洋之中，志办三五年时间才能完成县志分志稿。我们决定专业志完成后，志办责编根据县志篇、章、节、目的记述要素撰成提纲，交专业志主笔撰成县志分志稿。这样轻车熟

路，既保证了质量，又加快了进度。

四、改“概述”为“导言”。概述与导言都是志书窗口。它的资料源于分志，又高于分志。顾名思义，概述是概而述之，往往面面俱到，造成与分志过多重复；导言是导而言之，就是以画龙点睛之笔，钩玄提要，展示一地的大势大略，突出地方特色，衡其利弊，彰明因果，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在行文上可以集叙、议、抒情于一体，既增强了可读性，又加深了对县情的理解和认识。

五、丰富人物活动记述。社会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人物是一地的支柱，可以显示一地的人才优势。除了各章节加强以事系人，还设人物传116篇；设人物名录553名：有历代举人、进士名录，有抗日、渡江烈士名录，有省劳模、副高级职称知识分子名录，集望江建县一千五百余年古今人物之大观。

六、采用一抢、二磨、三雕的战略部署，层层把关，步步为营。抢，就是搜集资料，编写专业志；磨，就是开好三级评议会，广泛吸收意见，从总纂开始就进入精雕细刻阶段。

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只有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保证志书质量。第一阶段基本任务是抢抓资料。1985年县志办协同县档案局一行7人到省档案局查抄资料，历时半月。1987年元月又协同县档案局一行8人到省档案局和图书馆查抄和复制资料。1988年全面开展专业志编写工作。1989年9月召开第三次全县地方志工作会议，宣布编写专业志浓缩篇方案。10月召开浓缩篇编写培训会，120余人参加，历时两天，邀请省志办主任徐则浩，业务指导处梅森，省党史办公室主任陈砚峰，市志办总编龙仲文等到会作了指导性讲话，县志总编作了关于浓缩篇编写步骤、方法和质量要求的发言，县志责任编辑分头下发浓缩篇章节目的记述要素提纲，1990年8月底有43部专业志完成了浓缩篇。各口主编主笔集中到供销社会议室审稿。10月安庆市志办主任陆克亮、总编龙仲文来望江召开市属各县志主任、总编会，学习望江编写浓缩篇经验。

1991年2月，在工人文化宫二楼一间大厅内进行总纂，从此，志稿已进



秋韵 彭霖 摄

入雕的阶段。总纂分政治、经济、文化、综合等4个组进行，责编担任组长，聘请徐远、刘道源、徐月川、郝晓昌、金龙阳、童斌、苏延龄、龙时俊、刘鑫、叶韶华、姚佐澄、潘彪庭、檀凤、方兆珍、周乃斌、童国川、范庶安等17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总纂是对各分志进行深加工和再生产的最高层次活动。要求每个成员要遵循县志的指导思想，在特、实、深、新四个字上狠下功夫，力求编出一部既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色，又具有浓郁的望江地方特色的新志书。为活跃紧张气氛，在大厅开辟《志余吟》专栏，将许多老同志吟诗言志的作品贴入专栏。为鼓舞士气，当时我写了一首《赠修志诸君》的七律诗：

风雨悠悠二百年，欣逢盛世著新篇。
董狐史笔千秋颂，司马文章百代传。
不愧才疏笔总慕，志呈特色赖诸贤。
梅花时节方家会，指点雷池说后先。

经过8个月的艰苦努力，完成县志评议稿，打印80余部发到各有关单位。

1991年12月3日在雷池宾馆召开县志评议会，会前安庆市志办总编龙仲文向我吹风：当心有人向你开炮。我懂得他的意思，市志办指导处有少数人不主张我集中记述政治运动。当时谈记述政治运动如谈虎色变。我在评议会上阐述了我的观点，我说：“我是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记述的，这是客观存在，不回避，不夸张，实事求是，忠于历史。这样记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

代特色，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看清我党自我完善能力，有利于认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人认为集中记述政治运动就是记述失误，这是错误的。”这一观点得到与会嘉宾的认可。邀请前来参加评议会的有：省志办主任王鹤鸣、业务指导处处长晁文璧、编审何鹏、严希，市志办主任陆克亮、总编龙仲文、业务指导科科长张书启、编辑刘刚卿，原安庆市市区所属10县志办主任和总编、县六大班子负责人、县志编委会全体成员、老县长耿树谷、程知行、上海师大教授吴绍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学硕士陈墨也应邀到会，共计94人，历时4天，共提出1400余条意见。省志办主任王鹤鸣作了题为《一部具有创新意识县志稿》和编审严希题为《一部颇具特色的县志稿》的总结发言。

1992年2月志办责编分头整理评议会意见和听取专业志主修主编对评议稿的意见后，分篇制订修改方案，由总编统一审查调度后分头修改，主要任务是调整篇目，补齐缺项，统一口径，处理交叉，优化语言，如“党的重大活动纪要”章内增加“水产基地建设”、“优质棉基地建设”、“发展乡镇企业”等5个经济建设项目，文化篇增设“文物珍品”，人口篇增设“姓氏人口”。其间，先后聘请章觉非、徐月川、郝晓昌、童斌、童国川、谢樵森、童文豹、张善珠等同志协助责编修改有关章节。7月份完成了第二稿，8月份编委会全体成员在政协会议室举行最后评审会。1993年新春伊始，实行总编一支笔统稿，从篇首到篇尾，一章一节，进行全面审查和优化，力求删繁就简，立异标新。12月底完成第三稿，打印15份送省市志办审批。1995年7月由黄山书社出版。新志面世，人潮澎湃，即兴赋诗一首：
初成志稿一身轻，漫步闲庭作短吟。
倘若能为来者鉴，瘦他几许也甘心。
1997年《望江县志》获安徽省优秀方志成果二等奖。

本届是望江第十届修志，是望江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方志。望江有悠久的修志传统，宋、元以前有《望江图经》，明代开了修了三届，分别是正统八年、嘉靖十六年、万历二十二年。清代修了六届，分别是顺治八年、康熙十二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三十四年、康熙五十三年、乾隆三十三年。准确地说，清代修了七届，据《安徽方志考略》载：同治九年县长毛凤伍曾修了一届，但省档案馆查无此书。民国十一年、十八年、二十三年、三十六年四次议修，因政局不稳均未果。据民国三十六年《望江文献委员会修志资料》记载：“民国三十六年春成立望江县志编修委员会，下设编纂组和采纂组，主要成员有：程在我、徐调平、檀颀韩、刘映黎、周明超、唐绍业、周希文、周育堂、胡蕴真、徐秩东、宋又微、胡以祥、方祥征、龙伯陶、朱思绅等15人。檀颀韩任编委会主任。

本届修志距乾隆三十三年已有二百二十余年，跨越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正是中国政坛风云瞬息万变时期，这就对资料搜集带来诸多困难，如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军在望江活动长达十余年，只在氏族家谱中寻找到片言只语，因资料匮乏，难以成篇。民国年间也未修志。本届修志任务重，规模大，时间长，先后跨五届政府，三任主修，五任编委会主任相继主事，召开4次全县地方志工作会，8次编委会，63个部门成立专业编写领导小组，抽调156支笔杆，搜集1800多万文字资料，经过反复筛选核实，三评五审，三易其稿，历时12年，形成29篇120万字50多幅图表的宏篇巨著，囊括自东晋建县以来1580余年的文明史，集望江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之大观。

志书，是天下公书，是一地的百科全书，是经世致用之书，是集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仅向所有提供资料 and 参与编审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值此95版望江县志出版三十周年之际，特撰斯文以资纪念！

雷池边的记忆

——浸在骨血里的家与旧时光

叶臻

窗外的日光斜斜落进来，在地板上洒出块淡金的斑。老婆孩子在出租房里该是正忙的，我独个儿在自家空屋里转，书翻了两页就搁下，手机划得指尖发僵，索性拎了拖把拖地，给窗台上的绿萝浇了水——可心里空落落的，怎么也填不满。

年轻时从老家蹚出来，转眼已是鬓角染霜，却仍在生活里晃荡。新疆到皖西南，几千公里的路，山是叠着的，水是绕着的，回趟望江的念头在心里盘了又盘，总被杂事撞得七零八落。人老了，心就脆，刚才望着窗台上那盆绿萝，眼泪忽然就涌了上来——许是该写写老家了，写写那些在记忆里发着光的人和事。

雷池故地

我的老家望江县，是钉在皖西南边缘的一颗小星——长江中下游的北岸，古雷池就卧在这儿，“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典故，是打这儿生的。每次想起，胸口总悄悄胀起点骄傲：这方水土，原是藏着故事的。

它本就该是灵秀的。一面靠山，三面环水，“水乡泽国”四个字担得稳稳的。春末看田埂上的紫云英漫成海，夏初听稻浪里的蛙鸣滚成团，秋深时稻穗垂得压弯了腰，冬天的雪落进麦田，软乎乎的像盖了层棉。从前日子苦，人靠稻子麦子活命，却总被水欺——老辈人念“望江望江，面对长江，大水一来，淹得精光”，念得牙酸。

后来就好了。改革开放的风也吹进了这方水泽，政府领着修堤，水患渐渐歇了。2022年带妻儿回去，距上回已隔了二十多年，脚刚沾地就愣了：长江上架了大桥，白花花的桥身跨着水，像道飞虹；马路宽得能跑两辆车，从县城到安庆，一个钟头就到——搁从前，是要坐着船或拖拉机，折腾大半天呢。县城也认不出了。小时候

觉得“大得走不完”的街，如今立着高楼，商铺的招牌亮得晃眼，人挤着人，闹哄哄的都是生气。连回家的路都迷了；后山父亲的坟，若不是姐夫和内弟开车领着，我怕是要在树林里绕半天。生我养我的地方，竟成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模样。可越这样，心里越念——念那些不在眼前的人，念那些埋在时光里的日子。

奶奶：小脚与暖阳

父亲是从潜山县逃荒来的。爷爷走得早，刚解放那年就病没了，我没见过，只从父亲零碎的话里，拼出个“苦”字。记忆里跟我们过过一段的，是奶奶。奶奶家的茅草房在我家屋后，几步路的距离，喊一声就能应。木门上有块焦黑的印，父亲说，是当年日本鬼子烧的——那印子像块疤，趴在门上，也趴在奶奶的日子里。

最记挂的是奶奶的脚。是旧社会裹的小脚，我那时小，总蹲在她脚边看。她洗脚要先烧盆热水晾着，坐在小凳上，慢慢解脚上的白布鞋。一层、又一层，布上的白屑簌簌往下掉，里头裹着的哪是脚？蹇成个肉球，脚趾头往脚背里勾，皮肉泛着不见天日的白，白得瘆人。“这就是三寸金莲？”我心里嘀咕，却不敢问。她把脚泡进水里，慢慢掰开脚趾，趾缝里是红的，像藏着没流出来的血。洗干净了，擦面粉，等脚干透了，再一层层把布裹回去——大半天就这么耗着，我看着我急，她却慢悠悠的，像是在跟什么较劲。

后来才知道，这是苦。缠足是旧时候的恶，为了合男人的眼，硬生生把骨头拗弯。孙中山废了这陋习，可奶奶的脚，早回不去了。她走路总拄着拐杖，没拐杖就扶着墙，一摇一晃的，像风中的芦苇。

那年盛夏，日头毒得能晒化地皮，知了在树上叫得人烦。

我才几岁，赤着脚跳进渠沟玩水，脚底被玻璃碴划了道口子，血顺着脚缝往下滴。我咧着嘴哭，往家跑。爸妈在田里干活，是奶奶迎出来的。她一边用布给我裹伤口，一边数落：“野小子！该！”语气凶，手却轻。后来上高中，右脚底长了肉刺，疼得走不了路，休学在家时才想起，许是那肘留的根。

老家的医疗差，只能请“赤脚医生”。方医生住得近，背着个红十字药箱，里头装着听诊器和药。他看我脚底的脓包，说要割。没麻药——那时麻药是金贵东西，割不到我们。几个大人按住我，他拿手术刀划下去时，我哭得能掀了屋顶，嘴里胡骂着，最后疼得快晕过去。后来走路久了，那地方总像要裂似的，可比起奶奶给我裹伤口时的手温，倒也不算什么了。

小学时的一天，有人跑到学校喊：“你奶奶快不行了，快回家！”我懵懵懂懂跟着跑回家，奶奶躺在床上，眼闭着，气若游丝。我走到床边，她忽然睁开眼，一把攥住我的手，攥得紧。我吓得哇哇哭，没一会儿，她的手就松了。

第二天我就病了，发烧，昏昏沉沉。家里人说是被奶奶“惊”着了。奶奶出殡那天，他们把我抬着，从灵柩上绕了一圈。奇了，第二天烧就退了，没吃药没打针。我到学校跟同学说，有人告到老师那，说我讲迷信。那时候风声紧，老师把我训了顿，我就把这事咽进了肚子。如今奶奶早不在了，可她解裹脚布时的样子，攥着我手时的力气，还在心里晃。愿她在那边，脚能舒舒展展的，不用再裹着布了。

父母：岁月里的疼与愧

我们家原是九口人——爸妈，我们姊妹七个。可母亲说，我上面原还有个哥哥，冬天里被子捂没了，埋在屋后的小

坡上，连张照片都没留。

总疑感父亲怎么娶到母亲的。父亲是贫农家的娃，瘦，身高刚过一米七；母亲是地主家的女儿，一米六八的个子，站在那，比父亲还显挺拔。那会儿刚解放，成分是天，农民躲着地主走，我后来申请入团，还得写保证“不跟外婆家来往”。可他们就成了家，生了我们七个。

父亲年轻时是生产队的会计，账算得清，大队里的机器坏了，他也能捣鼓好。有回他在大队部修机器，顺手给我做了辆带轮子的小车，木头削的，刷了点漆，我没做好就天天去瞅，结果不知被谁拿了，心疼了好久。

他还唱过戏。有年大队部礼堂演《智取威虎山》，他扮杨子荣，穿件里子带毛的军大衣，戴顶毛边帽，手里甩着马鞭，踩着锣鼓点在台上走，英气得很。大伯家的大姐说，他总把我带在身边，有回我在舞台角落睡着了，口水淌在他的戏服上，他也不着。后来我上学爱唱歌，许是他给的底子。

可父亲命苦。二十年前查出喉癌，手术熬了几年，还是走了。他烟瘾大，天一包，“大前门”“白板”，啥烟都抽。母亲跟他吵，他总说“解乏”，戒不了。后来发病时，我在新疆喀什，接到消息就往回赶，等到了家，兄弟姊妹已把他接到江苏二妹家，要去南京看病。我托了同学，把他送进南京煤矿医院做了手术，医生说要化疗、复查，可我回了新疆，家里没人领他去，就这么拖着。

他走时，我没赶上。2002年的事，二郎那首第一场雪的歌还没出来。我从喀什坐火车到武汉，急着回家，在武汉花八百块钱包了辆出租车，可刚过武汉长江大桥，司机就把我转给一个大货车司机，说“他送你到安徽”。我不情愿，可他带了两个壮汉，我只能认了。

后来问货车司机，才知对方只给了几十块——那时候八百块，够家里过好一阵子了。

半夜，货车司机把我扔在望江境内的高速上。四周黑黢黢的，路两边是树林，风一吹，叶子沙沙响，像有人走动。手机没电了，我摸着黑往前走，心里发慌，又念着父亲，一遍遍想“大大（老家称父亲的土话），等我”，走了不知多久，见着个加油站，才敢停下来，蹲在屋檐下等天亮。

到家时，母亲红着眼说：“你大大临走前一直睁着眼，等我。我看他熬得苦，说‘撑不住就走吧’，他就闭了眼。”我望着父亲的遗像，眼泪止不住地流——他是不是有话跟我说？是不是怪我没早点回？子欲养而亲不待，原来不是句空话，是剜心的疼。

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守着老房子。那是父亲在世时盖的两层小楼，如今漏雨了，墙皮掉了，母亲一个人爬梯子修，摔倒了也没人扶，只能喊隔壁邻居。后来我们商量，让弟弟把她接到江苏。

如今母亲八十六岁了，虚岁八十七。眼睛花了，耳朵背了，糖尿病、高血压压着，身体一天比一天弱。可我总想起她年轻时的样子——村里人都叫她“四姐”，插秧割稻，挑水浇地，风里来雨里去，把七个儿女拉扯大。她那时腰杆直，说话拉，谁能想到，如今会蹇在椅子上，说“房子里有鬼”呢？

去年姊妹们商量，每家轮着照顾一个月，远的出线。从大姐开始，她身体不好，糖尿病比我重，可还是尽心。轮到二妹，她在上海，既不接老娘过去也不付钱，还把们姊妹电话拉黑了。我看着我弟弟发来的视频，母亲坐在椅子上，眼神空茫，心里又酸又涩——这还是那个“四姐”吗？只盼老天多留她些日子，让我还有机会，多喊几声“妈”。

古韵新声(八首)

刘文辉

中秋持续干旱有吟

入秋见月两回圆，依旧池塘水化烟。
何日雨穿遮晴霭，农夫陌上问青天。

炎夏上班有吟

几里行程汗湿身，香茶一盏润焦唇。
临窗眺望田畴上，绿稼丛中白发人。

赞村老年学校书法课

丢罢锄头握管毫，老农盛世也风骚。
兰亭续梦勤研墨，笔底波澜心里潮。

题画扇

丹青扇面似蓬莱，烟雨扁舟逐浪开。
客旅轻摇愁可解，清风竟自故乡来。

题女儿所插瓶花照

桃李并肩姊妹花，淡妆浓抹暗香赊。
踏青何用劳双足，已把春天移到家。

烟花

广敛资源冲上天，霎时光彩化云烟。
一如世上青云客，炫在高空坠在渊。

空调

悠哉一夜爽风生，惠我清凉助友情。
梦里不知窗外客，辛辛苦流汗到天明。

钢笔

满腹经纶嘴嵌金，吐丝曳上作微吟。
曾由墨客当枪使，不见硝烟有弹痕。